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　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　其先有自頴川徙陽夏者夏音假　其地

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令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史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複出夫人字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有於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

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偘或作侃字侃與偘同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數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為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

年劉逸淮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懐玄佐之恵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

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苗薅而髮櫛之淮南子語　薅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不下或無一字　駴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數上聲　下數入聲　與音預）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讙音歡　呶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作詐）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邪（盜上或無為字）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師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為下或有之字）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

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以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廹曹曹冦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有恒字）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

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令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為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

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鈎染或作誅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

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從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㝏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

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或無自為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居例切狂犬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豈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壖江河退地前漢生侵廟壖為宮壖而緣切）盗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

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馬無眴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或作悖或作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

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

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權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校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角切

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御史　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

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

（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無知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

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辭或能下復出辭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

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縮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縮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立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李道古曹成王皐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皐傳後而載荐柳責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王諱上或無成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成王字數所矩切）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與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

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諸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干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詆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

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脩或並作循）紘為進士學（或作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鄖音云）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白芷其葉謂之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大歷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

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尚或作上當公弟凡或作凡弟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誰黙不復誰或作雖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即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廸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鄠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為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判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户徵非是元和

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君願行作行願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

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數音朔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烈斬或作嶄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

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舉京兆人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詞或作嗣宗儹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

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絶瑕謫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寶鼎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為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胄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

寶眉有子九人績紘絢綰繪紘緝絳緤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緤為河南令以卒緤或作謀世系表作緤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人溫州刺史丹盧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羡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曰字無曰字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

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重戎留之桂或作睦考傳當作桂治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過

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别駕晃意欲除摠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顧仕者正爲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因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晃卒閻濟美代晃使福建奏戎爲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寛大爲稱朝廷嘉之某

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宅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某字至則悉除去煩獘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

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作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系表作泝）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

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實 不能百年曷足謂

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鄜音孚夫人在

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賛賀或作美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為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

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嘆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璜顯於魏（翟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翟義也）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

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祭白帝令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昌諱胥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三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年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

某日莫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一遲音稱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寶生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高字公順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

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輦歸東都輦舁車也呂氏春秋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輦駕　輦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年為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年為府判官歷六府五公年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謂守法令也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遏過者謂之妖言益明上下之分或無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摩羣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已為御出師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史中丞

九年召還至衙州卒庳三佐大府庳字冑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準出鎮武昌奏庳爲推官元和三年二月準移鎮浙西以庳爲副使又爲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輩亦進士輩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表輩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作好古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或有少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歷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

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爲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撿漢納孔軌撿或作揆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黄老而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撿漢納孔軌蓋謂撿漢家黄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遂遂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爲吏部有姓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遂遂華胄遂遂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如珪子岑父岑父五子戴戢戣戡戩）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戣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上上或無三字）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令大夫年至矣恐未必然令按洪所引漢事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令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又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賙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令按上下

文孔戣字多此不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正平或直有數音朔

宜作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

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

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

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戣第進士佐三府官至

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

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

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

尹宇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賦獄竊不下博陵崔易簡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戣慷慨正論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戣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戣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攷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下郵令笞外

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令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即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邽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令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庚戌以戣為節度使約以取足境内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

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絶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貲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茍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傅或無公一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覯吏厚薄緩急（覯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掠

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黄為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況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

數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嚚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

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

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為

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

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

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

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

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

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下温或作遵方云作温與傳合蓋晩年皆从温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温非也　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温温質則非晩年从温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强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戩戵音衛公於次為第二公之甍戩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戩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戩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十者非　今按卅依字當作卅蘇合切吾見

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自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　王弘仲嘗為連州司戶公為連之陽山令嘗為作燕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二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虁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闋或作缺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

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曰曰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搉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 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搉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禁或作學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

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為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興人吏約敕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

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在或作及知二字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寃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户口亡十七八或無口字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

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据閉閤草奏又具為

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複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

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

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

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

或作某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作吏

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

子男七人初晳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晳文學俱善

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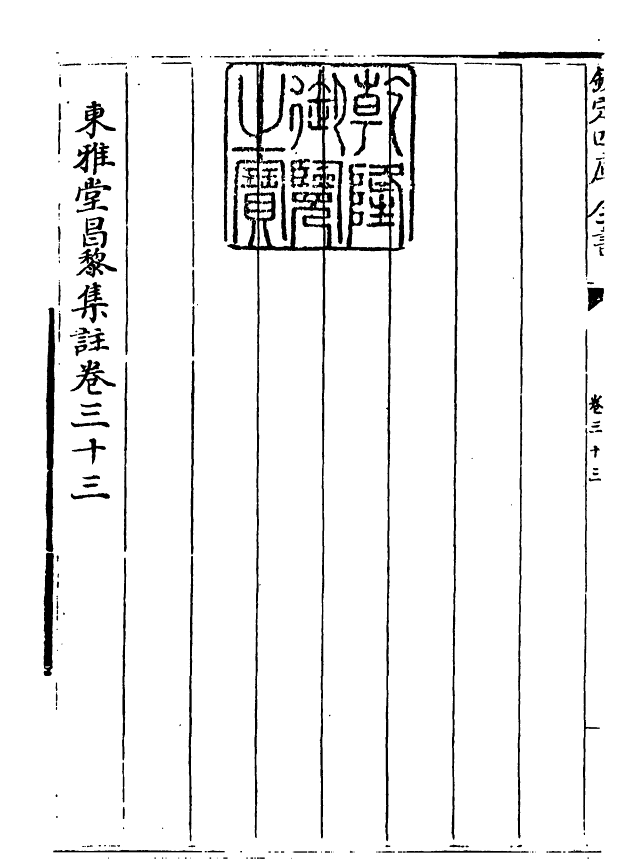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

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敎次繼祖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一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以有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燧兵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並讀如字

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　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　令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尒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妬記云王丞相於青踈臺中覷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碧或作蒼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

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四至三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張尚絅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尚為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以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

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二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注解如瑤翻碧潋鬼眼傾

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剿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

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下文又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其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祖其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

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其字非是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郱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

壻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壻也故予為銘

公諱郱（薄經切）字其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贇贇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贇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生一作王）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無家

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父（敵或作嬌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去聲）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

等（文下或有為字試書判拔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録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表盎還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複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

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為日名而在月下為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公内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

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澈鄜城令（澈下或有為字）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漼洸潘皆進士（漼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侍漼所簡切洸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塋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令損官三品准令合立三廟此以邠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

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爲表裏其說爲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元或作一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

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大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一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

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脱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　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還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還之別館自為一句益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還之別館益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新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

改饑為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總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

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總也總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郤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褥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而七筋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其其官父

其其官（祖其父其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其之孫汴州開封尉其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其女子曰其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呾當劉切方本無者字或無之字方

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呾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為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 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兎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三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難讀闇作鶡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複出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唐充次七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其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而無之字又或作為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是或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乃及或作享乃克或作允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句為仁偶之方說非是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累或作纍纍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

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僔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翱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翱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翱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意翱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或有一日字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其里開封縣其里或作陳留縣安豊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

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世或作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沖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沖暠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沖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挑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挑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據李翺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

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大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别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曰其德行曰爲一例翙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

辛酉窆于丁卯（窆或作穸）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五字）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從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翺翔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韋）（捽昨没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

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兹命也邪兹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千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于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其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辟于為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乃或作及非是其法以鉛滿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

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裀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

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宍今淮南子及内經靈樞尚存此體疑此别本害字乃宍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絶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

可以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説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

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四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遷于三字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為徽素嘗

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次少卿太白云感槩重諾死於節義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歷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為揚州録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俞介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也岌為虢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敞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

系表李太白去思頌 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楊州録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其至顧省其家大衙會日司録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出至字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閣本無而强老三字方以為脫以元

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兹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為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

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三男無䝠啟餘州來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父雲卿為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于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

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　今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虢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从諸本去弟字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為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

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韓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其後（或無複出老成字或無其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

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洪譜以為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為文辭字亦不應重複如此也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其進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有於字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

也一銘曰
作之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或作悲歸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為潮州女挐道死商南層峰驛瘞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為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挐女加切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

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逝切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或作在病無席字）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峰或作嶒峪）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

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

或無複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郗氏今按郗綺戟反俗郗字與郗字相亂今流俗郗超字多作郄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静以和命不偕身兹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覲者覲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呉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墓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為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歷三年公生五歲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弃去（李下或有氏字）仇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下或有二州字）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輒上或有愈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

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

無疾字或作以疾卒

語或作誌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

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聞作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期非是

毛穎傳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為奇旣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　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禮記兎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　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兎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兎者吐生光則兎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目為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已而果然當吐而生見本草明眎八世孫毚蜀本音奴鈎切爾雅兔子娩郭注云俗呼曰䰽毚與䰽同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娩娩芳萬切廣雅云毚兔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毚而無曰字說文狡兔毚戰國策作逡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鵲或作猈廣雅曰韓盧宋鵲犬屬字林猈音鵲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製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

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字非是）以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趺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吾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邪　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為談公作董生詩咨與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下之毫同）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

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日見親寵任事頗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黙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甞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宫人不得立左右獨頴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輙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髪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蓦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甞謂君中書君

令不中書邪君令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為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頴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燡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偽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

學解毛頴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釆過逐貧矣鼂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誚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複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輿或作與糗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餈粻糧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遥萬里連檣牛繫軛下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人不敢問

所塗窮具船與車備載糗粻（窮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彍音霍又廓郭二音）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砉霍虢切欻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

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齅許救切)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又與與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廻避(廻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捩力結切)轉

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兒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音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

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

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

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閒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迾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莊子擉鱉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

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或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湖潮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　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

睅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睅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俊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為近故从之伈伈睍睍睍目出皃本或作睍睍息咨反視也方云或校作睆睆窮視皃莊子睆睆然在徼經之中今按恐當作睆為是伈息枕切睍胡典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

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為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六